



杜詩

三

述懷下
病疾懷古

~18
884
4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三

述懷下

病附

律詩五十二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鶴曰詩云綠林寧小
患雲夢欲難追當是

大曆元年作指崔
旰之亂未已也

昔罷河西尉初與薊北師

宋曰公召試集賢
授河西尉不拜而

安祿山反鮑明遠
詩出自薊北門

不才名位晚

蘇曰鄭洗不
才無遠見致

此名位迺晚
誤被恩私

敢恨省郎遲

趙曰嚴武哥為東
西川節度辟公為

參謀公方為尚
書工部員外郎

扈聖崆峒日

趙曰肅宗幸平
涼公為左拾遺

扈從乘
輿矣

端居灑澗時

宋曰謂夔州也灑
澗在瞿塘江中

萍流



杜詩三

仍汲引

夢弼

曰謂如萍之飄流無定賴嚴武

引綆

樗散尚息慈

曰樗散莊子樗櫟不才也

蘇旱切

謂如樗之披散不材也

宿

雲臺一作靈臺曰宿直宿也後漢鍾離

止食糟糠趙曰公以病不得歸直也雲臺南

常懷湛露詩

燕曰湛露天

翠華森遠矣

南都賦望翠

白首颯淒其

曰甫自傷也

以風

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

曰北山

無斷酒賦

文園終寂寞

曰亦若相如之

見知漢武終為諺間所害寂寞無聞也前漢

而善之曰朕不漢閣自磷緇夢弼曰甫言房

乎揚雄傳少好詞賦常作賦以擬相如客有

以文薦之位欲絕符命之原而甄豐之子尋劉

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子投棗四裔辭

珍切薄也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力病隔

君臣議

曰公以慙紆德澤私命以病不行

徒荷私

揚鑣驚主辱

曰漢書主辱臣死鑣

而驚乎天子

拔劍撥年表

曰甫忠義之心

為之憤怒乃拔劍慷慨以撥遣衰年也社稷經綸地難日時方

於經也風雲際會期能感會風雲血流紛在

眼也武成篇血流漂杵涕泗亂交頤和泣

於荆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黃祖

涕泗交頤仰天不能告公自喻不見用也

瀆樓船泛大舟所以言運漕給魏也趙曰樓船

軍船將中原鼓角悲鼓角之聲亦悲憤故賊壕連

白翟左傳有長狄白狄戰瓦落丹墀後漢

靈寢靈一作虛曰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

切受遺漢以蕭何為宗臣以功業為時

遺詔立代宗也恒山猶突騎日恒山河北

車突騎師古曰言其驍遼海競張旗遼海遼

東也皆史思田父嗟膠漆此謂難解耳行

明之蜜穴人避蒺藜以上句兵連禍結○趙曰膠漆所

為嗟也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蒺藜摠戎存

大體術摠戎握符貴其持重不可輕敵使節

制存其降將節卑詞楚貢何年絕齊責楚曰

兩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微堯封舊俗疑子日堯

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信如
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
以疑之所長吁翻北窳趙曰指言一望卷西夷

趙曰今有西夷之禍不必陪玄圃趙曰言已
必在朝列也葛仙人所居岷

徐無鬼黃帝將見太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玄

英疏具茨山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今
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問道之

也凶兵鑄農器凶一作休趙曰老子曰兵者
家語致思篇鑄講殿闢書帷批好氣象有意

劍戟以為農器趙曰謂翹首太平也

宸體為殿幃趙曰謂銳情經術也廟筭

書囊為殿幃趙曰謂銳情經術也廟筭

高難測趙曰譏廟堂天憂獨在茲趙曰天

每在形容真潦倒答効莫支持趙曰汚潦

此耳故甫自喻老而無補也使者分王

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趙曰

喪亂之際公私窘急所分之命所與之司必
未至於均賦斂問瘡痍也瘡痍言民傷爾鶴

庸鹽鐵等使請請入計召見便殿問諸推酤
之利一歲出入幾何父之不對上復問之對

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
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

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
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蓋是時諸

侯之出咸以推利為先若謂之念人疾苦者

鮮矣大曆元年詔云千金之費重萬里煩供

給蘇曰張華出師萬里恐煩長安供給蘇孤

城最怨思補曰孤城綠林寧小患蘇曰後漢

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雲

夢欲難追補曰憂藩鎮跋扈恐其難擒也

入有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

郭璞註今南郡華容即事須嘗膽蘇曰越旬

籍之難思有以蒼生可察眉補曰老成語○

盜耳蘇曰得於眉目之間但當撫綏之則不為

察議堂猶集鳳補曰班孟堅曰高林論議者

堂者議政堂也太真觀是元龜補曰言欲求

為元龜也龜言處處喧飛檄蘇曰左太冲詩

檄飛京師家家急競錐補曰言賦斂急也

盡爭之將蕭車安不定補曰漢蕭育傳哀帝南

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

信素著故委之官其為蜀使下何之蘇曰司

為郎使蜀諭巴蜀父老補曰公之詩意乃言

之猶不服畢竟將何往言無所逃也釣瀨

踈墳籍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踈墳籍言典籍

載也所稀耕巖進弈碁揚子間神篇谷口鄭

師揚雄方言圍碁謂之奕趙曰此公自叙釣

瀨則以嚴子陵自此耕巖則以鄭子真自比踈墳籍進弈碁乃閑曠而然地蒸餘

破扇司空達嶺南蒸濕北人乍冬暖更

織絺覽物詩曰謂夔之風土多暄也按集有豺

遘哀登楚悲時之亂也王粲詩西京亂無象

豺虎方麟傷泣象尼仲尼之感麟也宋曰史

記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見之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夫公道不行於時故悲嘆

若孔子之見麟趙曰孔子之生其父母禱之

於尼立故名而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其山

云故衣冠迷適越趙曰言欲離夔而南下且未

章甫而道諸越越人斷藻繪憶遊睢睢音雖曰

水名在南都昔之宋州甫少年嘗遊故云憶也按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過高唐者

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絲李善註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

月迎秋桂以賞之故知此篇乃八月作也為

其當秋可延賞丹桂也沈休文詩山中咸可悅賞遂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傾陽逐露葵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太庭終

返朴朴也大庭氏至德之世也京觀且僵尸

程方進傳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庫

封以為大戮於是乎京觀以懲淫高枕虛眠

擊筑荆軻和而歌宋曰左太冲南宮載勲業

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南宮載勲業

臣乃圖畫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凡百慎

交綏合分雙賜筆如歸朝日替笏筋力定如

何○宋曰左傳交綏而退蘇曰此兩句深戒

乃車綏慎交綏當以兵為可戒師曰綏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文曆三年秋未

殺公安
前作

昔承推獎分愧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陸機曰

詩矯迹艱危充職陪公自言當肅宗時拜拾

遺掌供揚鑣隨日馭與於靈武也廣雅日馭

謂之折檻出雲臺帝意遂為華州司功也朱

雲傳雲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以厲

其餘帝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後當

治檻帝直臣勿罪戾寬猶活干戈寒未開上欲

誅甫賴張鎬救之而免言一出之後星霜玄

干戈日相尋也憂日塞悉則切星霜玄

鳥變露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

鳥逝安適趙曰玄鳥變則不一其年矣身世白駒催

宋曰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文白駒或云日也張良願棄人間

生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伏枕因趙忽

扁舟任往來九鑽巴 喫火三蟄楚祠雷夢

蘇困切噴也昔樂巴喫酒以救蜀火故事清明

巴以對楚也論語鑽燧改火皇朝故事故事清明

後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以形容其在宋曰謂巴喫

火則樂巴所喫之火以形容其在宋曰謂巴喫

川及夔州凡在蜀地者九遇清明趙曰公以

八月在夔州在江陵是為雷之三蟄矣雷以公以

祠之雷蓋楚人好祠祭也宋曰公以乾元二

年冬入蜀大曆三年下峽恰是九春其中在

夔三年故曰三蟄楚祠雷楚祠謂楚襄王所

遊之地寰宇記謂夔有古楚宮也趙謂楚人

所祠之雷則非止謂在夔見三冬蓋永泰元

年秋至雲安而大曆三冬望帝傳應實夢曰

年春下峽所以為三冬望帝傳應實望帝乃

蜀帝其魄化為杜鵑父老相傳其言不虛也

成都記望帝治郫城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

鵲 **昭王問不迴** 宋曰僖四年傳齊侯遂伐楚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夢曰蛟

螭深作橫 真曰蛟龍無角曰螭龍

雄猜 趙曰此兩句託興時有跋扈

之強臣賊盜之巨猾故也

素業行已

矣浮名安在哉蘇如蘇一樽醇醪斷送歲月安在爭

區區計較利名耶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摧頰蘇曰琴

夜啼也吳人舞白鶴於市蘇曰其所怨憤

寄之琴曲則烏夜啼也而庭鶴為之舞矣昔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珠於庭中舞樂

府解題烏夜啼臨川王義慶造也

湘竹蘇曰湘妃揮泪

陰風過嶺梅蘇曰大庾

嶺梅號普搖求食尾蘇曰司馬子長報任少卿

而求食積威約之中搖尾常曝報息腮蘇曰見

恩珠註三秦記江海集龍門魚登者化龍不

登者點額曝腮蘇曰曝滿木切曬也腮蘇

頰也切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蘇曰意甚苦○

士結舌而不談救蒼茫步兵哭蘇曰晉阮

乘傳禍生有胎

尉率意獨駕不由徑路展轉仲宣哀趙曰仲

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以避難流離作七哀詩飢藉家家米蘇自註愁徵處處

盃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哈得喪初難識榮

枯劃易該蘇曰劃忽麥切豁也自盜賊亂

武夫年少反多驟遷故差池分組冤合沓起

甫有難識易該之語也

蒿菜蘇曰差池不齊兒多也

不必伊周

地皆登屈宋才蘇曰伊漢庭和異

域蘇曰前漢匈奴傳和親之難故從其言約結

時天下初定遭乎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

和親路遺單于冀以殺安邊境逮至孝文與
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
送兵數背約東屢被其害漢書遣使議和也晉史

坼中台宋曰晉中台坼而張華誅宋霸業尋常

體漢曰言夷夏和親也宗臣忌諱災尋常體

謂出孫于外此宗臣忌諱不敢直言也羣公紛勅

力聖慮宵徘徊鄭曰宵伊鳥數見銘鐘鼎漢

昔數色角切頻也言徒刻金石以紀功也真

宜法斗魁宋曰隋志北斗一至四為魁五至

也願聞鋒鏑鑄宋曰賈誼過秦論秦收天下

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漢曰言當偃

武務農也家語顏回曰願鑄劍戟以為農器

放牛馬莫使棟梁摧宋曰衛玠卒謝琨哭之

於郊藪陸玩拜司空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

下無人矣索酒著柱間祝曰當今乏才以爾

為柱石之臣莫傾人棟梁盤石圭多剪宋曰

子弟盤石之宗周成王封康叔剪凶門轂少

桐葉為圭漢曰言廣封同姓也

推宋曰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

命將受鉞鑿凶門而出垂旒資穆穆

推漢曰言天子之禮記天祝網但恢

恢漢曰言天子之寬政也呂氏春秋湯出

來者皆入吾網湯曰盡之矣非樂誰能當之
乃去其三置其一而教之祝曰欲高者高欲
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三十國老子天網恢恢
德至禽獸矣歸之者三國老子天網恢恢
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批非子美自喻耶
也宋曰春秋孔漁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
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後漢黃龍見于
譙道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註赤雀主街
書陽精也孫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也王
沼不鹿池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池賢非夢
傅野朱曰高宗夢得說於傳岩之野隱類鑿
顏坏顏闔賢欲以為招使以道莊子魯君聞
而亡坏壁也夢溺曰坏普回切甫自喻也甫
意欲朝庭禮敬大臣寬大憲網自然朱鳳至

黃龍來為國之嘉瑞無使賢人自古江湖客

冥心若死灰批莊子矯然而止○趙曰

遣悶鶴曰詩云地闊平沙岸舟虛小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謝玄暉詩使

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一作烏檣趙曰泊船

障不照及檣故云避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

涼蘇曰段瑄泛舟夜聞江風清冷瑄欣然曰

借之蒸濕而得江風行雲星隱見鶴曰賢遍切

則星隱雲過疊浪月光芒趙曰前浪後浪螢

鑿緣帷徹照物故曰螢光可以鑿蛛絲罽鬢長冷不

厭○泰伯曰罽鬢猶掠鬢哀箏猶凭几鳴笛不

竟露裳淚倚著如秦贅家富子壯則出秦人

禁矣於足乎家貧子壯則出贅一說贅貧也家貧無有媵則

以人身之有贅一說贅貧也家貧無有媵則

過逢類楚狂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氣衝看劍匣晉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之精上徹於天耳穎脫撫錐囊君傳曰平原

賢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末見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踟文場

仲升云隴右兵時清疑武略世亂踟文場親

歷此境若為予言○端曰當時清則以武餘

略疑而不用及世則文場踟而不展矣餘

力浮于海乘浮于海端憂問彼蒼月賦曰

端憂多暇詩彼蒼者天百年從萬事故國耿

難忘故國舊友耿耿難忘無心繫戀惟

內任從事緒之多而惟有故鄉不能忘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

六韻

瘴濛濛雨滯淫當是大曆四年冬作故
詩又云書信中原闕干戈北斗深指是
靈州而云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

神農作琴舜彈五

絃舉訶南風之篇有矣
軒轅前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
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
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尚錯雄鳴
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管六也
前所謂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
六也
夏所謂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
氣而調八方之風今風之疾足
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
猶傷半死心

虞舜

曰虞舜之彈琴所以歌南風而阜財解

慍今風之疾又見琴心之傷而多愁怒也枚
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而
輪因根扶疎以紛離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

風舞霰飛雪之所激
使琴擊斲斫以為琴
聖賢名古邈
琴律之聖

賢其名已
羈旅病年侵
日范蔚宗聞道雖

士衛詩前路既已
舟泊常依震
屬震字無所

多後塗隨年侵
湖平早見參
作半

照詩曰參曉星也
鮑如聞馬融笛
吹笛有長笛好

賦序云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
杜曰馬融妙
若

倚仲宣襟

日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兩句

言風來舟中如吹笛之故國悲寒望延年詩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疑寒雲趙曰故國長安也悲當寒望之中

際望外而悲也羣雲慘歲陰賦歲將暮時既

昏寒風積愁雲繁日歲陰謂歲晚也

夏為陽秋水鄉霾白蜃屋一作楓岸疊青岑

顧穆詩洞庭楓岸遠幾疊青岑高日楚辭

鬱鬱冬炎瘴志魏曰張平子云鬱鬱多愁思

雨滯淫濛濛日東山零雨其鼓迎方祭鬼

好巫祀又集有日論語非其鬼而祭之彈落似

鴉禽日賈誼鵬賦興盡纔無悶

返易遜世而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

沒吾生也有涯時物自蕭森自一作正

無人跡荒疑惑尊中弩俗通汲令應柳以夏

至日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懸赤弩照

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柳知之

延宣於舊處設酒其見如初柳指謂宣曰此

疾首映弩淹留冠上簪日言不見用也

致仕閑散者謂之投簪淹留冠上簪則甫以

猶未能遽棄冠冕也倉頡篇簪筭也所以持

也冠牽裾驚魏帝日魏辛毗諫文帝怒起

左拾遺時諫房琯之材投閣為劉歆趙曰揚

不宜廢而肅宗怒之也子雲問奇字而歆以言祥

得天祿閣上以劉歆嘗問奇字而歆以言祥

劉歆則言瑋既州司功也州刺狂走終奚適日

史而公出為華州司功也謂狂走終奚適日

王脩曰吾狂坐走諸侯門終身必竟奚適乃

東書隱三節山日謂飄落未知所止也

禮吾舍魯微才謝所欽日謂陸士衡詩寤寐

而奚適荷諸吾安黎不糝日莊子孔子

公禮待也荷諸吾安黎不糝日莊子孔子

糝補註糝以女貴玉為琛指湖南親友也晉

米和美也糝以女貴玉為琛指湖南親友也晉

馬為國之琛人如鳥几重重縛皮几蔽也謂烏

玉為國之琛人如鳥几重重縛皮几蔽也謂烏

衣寸寸針夏子衣若縣鷄哀傷同庾信公自

信有哀述作異陳琳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

江南賦述作異陳琳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

今公自謙以為述十暑岷山葛日葛蜀布

作不能似之也十暑岷山葛日葛蜀布

蜀郡岷山在西徼志三霜楚戶砧日謂

逢霜而聞擣叨陪錦帳坐趙曰公為尚書工

部負外郎故也郎久放白頭吟趙曰公以老

官賜錦帳綉被郎久放白頭吟趙曰公以老

頭吟本是卓文君以相如晚反樸時難遇趙

年置妾而作今公借用之也反樸時難遇趙

日言未見忘機陸易沈趙曰史記東方朔

洽平也忘機陸易沈趙曰史記東方朔

陸沉於俗文選道勝貴陸沉注無水而沉謂

之陸沉於俗文選道勝貴陸沉注無水而沉謂

心不屑與之俱應過數粒食友餽食也張華

是謂陸沉者之俱應過數粒食友餽食也張華

應過數粒食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友餽食也張華

鷓鴣賦巢林不過數粒一得近四知金言諸公賜

枝每食不遇震傳震遷東萊太守之郡昌邑令王

密也揚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天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春草封歸恨鄰也劉安語○夢王孫遊芳不

歸春草生源花費獨尋桃源山在今鼎州桃

源縣轉蓬憂悄悄而憂乎為國矣行藥病

夢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註謂照有疾服

藥行以宣導之漢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謀毒

許皇后免身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

皇也藥中得無有毒瘞天追潘岳切埋也

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潘岳西征賦

曰天赤子於新安坎洛側而瘞之鶴曰按元

稹誌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

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曆二年熟食日示宗

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夔二子尚無恙意是年

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在衡畏熱復回潭

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

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

持危覓鄧林日影逐之於渴欲得

飲赴飲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

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

里蹉跎翻學步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莊

子壽陵餘子學步於耶耶失其故步感激在

匍匐而反趙曰公感激在於諸公之知已而傷

知音其無識之者也魏志王粲傳昔伯牙絕

世詩三

十六

絃於鍾期痛知却假蘇張舌蘇張音之難遇也

高誇周宋鐔鐔曰鐔徐天子之劍何如曰莊子說

之劍以燕石為鋒齊補鐔為錐鼻人握處之不

為鐔韓魏為鈇矣補鐔劍鼻人握處之不

納流迷浩汗浩汗曰孔融子不見東海納萬流

如此海賦騰湧浩汗水峻址得嶽峯嶽峯曰嶽

城府開清旭趙曰言諸公松筠起碧潯筠作篁

趙曰公自言其舟之所在潯韻書云披顏爭

倩倩趙曰言往披承諸公之顏爭為倩逸足

競駸駸趙曰美諸公之俊朗鑒存愚直趙

愚直公自謂也朗鑒皇天實照臨皇曰左傳

實聞公孫仍恃險險曰後漢公孫述恃其地

城結險吞若巨防一夫守溢萬夫莫向侯景

未生擒公自述侯景陷臺城者侯孫述之言

夔州有攻城邑如梁書信中中原闕闕曰言

不至干戈北斗深深曰言兵革未息也畏

人千里井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

馬殘草渴於井中而去謂無再過之期不死

復由此飲於此井遂為昔時劉即刺喉而死

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劉問俗九州

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劉問俗九州

箴

朱

晉灼曰揚雄傳贊曰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九州之箴也左傳襄公四年虞戰血流依舊

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

朱尸後漢方術傳

假仙託為尸以解化也葛洪傳卒年八十一

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

尸解得仙以為許靖力難任志許靖字文休王

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公喻己之南征

而嘆力之難任也家事丹砂訣朱漏令求丹砂為句無成

淨作霖

此極楚楚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鶴日詩云澤國雖

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此

行舟却向西又云異縣驚虛往同入借

外邑邑在江陵之西故云行舟却向西

魯鈍仍多病

朱日語參也魯近稍倦書逢迎遠

復迷耳聾須畫字

朱日王笠不仕伴狂詐聾

詔不起髮短不勝篔

朱日邊迷切釵也澤國

雖勤雨炎天竟淺泥

朱傳正月不作賤修言不雨者

勤雨也註思雨之勤鶴日周禮澤國用龍節

以下云炎天竟淺泥又云小江還積浪當小

是言得雨勤數然以炎天雨泥故淺也

江還積浪則以江雖小而水漲也弱纜且長堤

夢弼曰繫纜歸路非關北得歸鄉故云歸路

北非關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

作今夕一客童稚頻書札宋曰古詩烈士暮年又遺我一書札盤餐

詐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宋曰莊子齊物高

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宋曰張景陽詩此郭

夢弼曰城謂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宋曰

賦晨鳧且至候鴈銜蘆異縣驚虛往宋曰古

異縣復同人惜解携宋曰易出門同人蹉跎長汎鷁宋曰

水大鳥船首畫之以驚展轉屢聞鷄夢弼曰

寐而聞鷄嶷嶷瑚璉器夢弼曰嶷魚力切詩

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陰陰桃李蹊宋曰

傳桃李不言餘波期救涸宋曰僖二十三年

君之餘也莊子車轍中有鮒曰吾得斗升費

日苦輕齋趙曰言為客之苦於貿易而罄矣杖策

門闌遽有興羽翮低趙曰杖策肩輿自傷甘

賤役誰愍強幽棲宋曰桓簡失意居九華山

幽無愍強巨海能無釣夢弼曰莊子任公子

士詩

以爲餌蹲乎會稽投浮雲亦有梯景純遊仙

竿東海旦旦而釣詩靈谿可憐盤勲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

粟困應指宋曰魯肅家富於財常散以賑窮

往求資糧肅有米二困各三千斛直指一困

與瑜瑜奇之乃結僑札之交勃曰自疑疑瑚

璉其貧故有叙美羣公能登橋柱必題宋曰成

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

車駟馬不復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焉

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管華陽縣趙曰上數

句公之所負如此蓋不以有求於人而遂屈

也丹心老未折夢曰古樂府詩丹心時訪

武陵溪宋曰武陵溪秦

官定後戲贈公自註時免河西尉爲右

寶十載獻賦上令待詔集賢院試文章

則其時未得官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十

四年所謂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是

也此詩當作於天寶十四載方官未定

時公贈崔于二學士詩云故山多藥物

欲整還鄉旆今詩云耽酒須徵祿狂歌

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颺蓋官

也已定

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宋曰陶潛爲彭澤

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老夫怕趨

走率府且逍遙宋曰老夫自言也謂州縣有

得自**聒**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批風刺得體
肆也○蘇曰崔解狂歌痛飲託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颯○夢獨
聖朝之至化○必遙切回風也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颯○蘇曰
復動歸山之興○但謂須微祿故無但有臨風回首而已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

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

因出門有悲往事○下圖曰西京記長安

光門○鶴曰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慶曰甫陷祿山

肅宗是為歸順以其自金光門出故曰至今○此道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寇在西郊也

猶破膽應有未招魂○飛也宋玉有招魂文

近侍歸京邑○侍一作得移官豈至尊○豈一作遠

安為拾遺而遽移華州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貽伊戚耳○夢曰言移華州非出天子之意

乃讒邪毀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趙曰凝

禁彷彿不忍去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寓目○趙曰左傳楚子玉之語曰得臣與

胡兒當是在秦州作乾元二年詩又

一縣蒲萄熟○沈曰永徽園經曰蒲萄生隴

山首蓓多○批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目

謂然至羞女胡兒著矣○○沈曰西

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貳師伐宛將種
歸中國注曰神農本草云苜蓿味苦平無毒

主安中利食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羗女輕

烽燧輕一作搖燧曰燧胡兒制駱駝制一作

牽也今馳立掣而後伏伏之而後與自傷

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義曰按通鑑史朝

年之冬至廣德元年田承嗣說令親往

幽州發兵還穎莫州請自留守莫州朝

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

於官軍又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

使駱奉仙請降至溫泉驛懷仙遣兵追

之朝義窮蹙感縊于林中今詩云劍外忽

傳收薊北正謂此也又云青春

劍外忽傳收薊北夢薊居列切按唐史

死其將李懷仙以幽田承嗣以魏降寶應元

年二月賊將薛嵩以相衛洛邢張志忠以趙

定深恒易降時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注寫喜意真切愈

以漫卷之而喜欲至於狂也注曰卷與捲

同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

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注余田

自然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空囊

正史謂在秦州拾橡栗以自給

詩云翠栢苦猶食晨霞高可

之意當是乾元二年作

翠栢苦猶食

若飲石泉兮飯松柏列仙兮採杜

松栢之實晨霞高可食

朝霞註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之實霞者日始出

赤氣也華陽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始出

精君惟聞暇日之法未聞食霞之法

世

也師曰甫欲食霞食栢高遁于世

吾道屬

鹵莽

補註

鹵莽莫古切言無

鹵莽不用心也

吾道屬

吾道屬

吾道屬

吾道屬

吾道屬

艱難

道之不行也

不爨井晨凍

無衣床夜寒

無衣床夜寒

無衣床夜寒

無衣床夜寒

無衣床夜寒

無衣床夜寒

澗

澗

澗

澗

澗

澗

澗

澗

澗

歲

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切

澁色入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嘗

嘗

嘗

嘗

嘗

嘗

嘗

嘗

嘗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遣懷

遣懷

遣懷

遣懷

遣懷

遣懷

遣懷

遣懷

遣懷

愁眼

愁眼

愁眼

愁眼

愁眼

愁眼

愁眼

愁眼

愁眼

脫

脫

脫

脫

脫

脫

脫

脫

脫

營道

營道

營道

營道

營道

營道

營道

營道

營道

天風

天風

天風

天風

天風

天風

天風

天風

天風

斷柳

斷柳

斷柳

斷柳

斷柳

斷柳

斷柳

斷柳

斷柳

客淚

客淚

客淚

客淚

客淚

客淚

客淚

客淚

客淚

墮清

墮清

墮清

墮清

墮清

墮清

墮清

墮清

墮清

笳

笳

笳

笳

笳

笳

笳

笳

笳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淨

淨

淨

淨

淨

淨

淨

淨

淨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陰直得自然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

殺後棲鴉棲故啼之苦爾

遣意二首細雨更殺橙當是上元二年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

春水生衰年催釀黍黍為酒釀

細雨更移橙移橙自然無點檢幽興亦

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而八月熟而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游曰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

簷影微微落故簷影落水而斜津流脉脉

斜野船明細火作松一宿鴈聚圓沙雲掩

初弦月詩初弦值早秋香傳小樹花鄰人

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最得村意

好飲夜間鄰家有酒使童兒去賒鄰家以雙

獨立鷗又云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則可以遂性公為拾遺為小人所間遂

遲回於秦華間因觀草露蛛絲而可知天

機之與人華事於是不能無憂其憂也豈

為已而已詩在乾
元二年秦華間作

空外一驚鳥河間雙白鷗師曰皆得勢也飄飄搏

擊便容易往來遊趙曰搏徒官切飛而上也往

來遊言白鷗也白鷗性來不知草露亦多濕

驚之將搏擊此可謂寒心矣太伯度輦人而羅織仍

蛛絲仍未收師曰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

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露犯之則濡蛛絲

易漆惹人甫官拾遺宜若驚鳥獨立遇事則

誅擊姦回時抗疏論房瑄反為小人沾惹以

為朋黨至於斥逐故有草露多濕蛛絲未收

之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蘇筠獨立

句患萬端羅曰露下眾草則將殺草蛛絲

未及射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如人

事之好殺宜公
有萬端之憂也

遠遊

賤子何人記師曰賤子甫自稱何人迷方著

處家師曰迷方則曼行而不知所定至也鮑照

擬古云南國有儒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

生迷方獨論誤沫音末曰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

不足故似聞胡騎走師曰按唐書上元二

嗟嘆之神功擊破之田失喜問京華

徐步師曰詩云整履步青

神功擊破之田失喜問京華出於不自覺

整履步青蕪履一作履荒庭日欲晡晡日向午

南天文訓曰至于芥泥隨燕鶯燕鶯為伎人奪權

故入慰問指庭下泥笑謂客曰非久當隨燕鶯

晉唐人率多以燕雀指人王覺能花藥上蜂

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賈誼以實有醉如愚

才見忌以實有醉如愚愁坐於酒也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

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唐志葭萌屬利州左擔犬戎

屯武擔見成都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雲山鶴曰詩云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

故詩云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

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

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

西京東京賦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

不涉形跡已力盡望鄉臺開合展轉盡是無

可奈何者多看過了蜀王秀所築益州記

昇仙亭夾路有臺衰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

二

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倚杖

宋曰鹽亭縣作趙曰鮑照有倚杖牧雞豚之句故公倚以為題鶴曰

詩云山縣早休市江橋春作聚船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

春聚船狎鷗輕白浪

狎一作野宋曰列子有狎鷗翁言忘機故物亦

不懼夢日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歸鴈

喜青天物色兼生意凄凉憶去年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

半生成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後山詩殺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

與雨露日月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

字正相配也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

語無深趣而亂離奔走杖藜從白首

杖藜而心迹喜雙清

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立

無塵俗

晚起家何事

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無營地轉幽竹

畫

日嵇康絕

舍一失學從兒

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暗使愁康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歸來乾當是廣德二年野鼠走散帙壁魚

歸來乾當是廣德二年野鼠走散帙壁魚

客裏有所過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

散帙壁魚乾帙問所知註帙書衣也

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

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列子朽瓜為魚之言不洗初開新醞

頭拭小盤小一作冠憑誰給麴酒醴爾惟麴

麴藥以造酒也細酌老江干日司空飲

酒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日梁權道編

在求泰元奔成詩內今考詩云新添

水檻供垂釣則是初作水檻時作按公

廣德二年作水檻詩云遊子久在外門

戶無人持高岸尚為各何傷浮柱敬是

公自閬州歸水檻已敬損矣今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

篇渾漫與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耽佳

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不老矣所為詩
則漫與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
鳥無用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
深愁耳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初成也焉得思如陶謝手
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陶淵明謝
令渠述作與同遊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
連輩也揚龜山詞宗會盟曰東坡云詩須有
為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
詩之病柳子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予謂此東坡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為新以俗
為雅即非鄙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
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條嘗謂詩家視淵
明猶孔子視伯夷誠為確論也然則集大成
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
今而有之嘗曰詩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
死不休又曰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

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寔清淡之宗其格極難
到苟未能如東坡造閭闔而妾曰我學淵明
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
仁得仁徒高論怨誅而已

撥悶一作贈嚴元年亂定後還成都作然
乘舟取雲安之酒以供醉辦錢防三老
之直以下峽非成都所當用語當是求
泰元年忠渝作

聞道雲安麴米春晏強曰雲安縣屬夔州今

酒名也**補酒**有郢之富水鳥程之若下滎陽之土蜜
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聞道雲
安麴米春裝劍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
以春名酒冬纔傾一酌即醺人亦舟取醉非難

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還憐汝日峽

中以為師為長年施工挾拖開頭捷有神頭開

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挾拖開頭捷有神頭開

已辦青錢防雀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散愁二首禮又云蜀星陰見少當是乾

元二年初入蜀時作

久客宜旋旆故國桃李想自成蹊

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趙曰星以

夜聞多五字備盡蓋是江雨又是百萬

傳深入窠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

河衆如所謂號百萬與百萬之師者深入

孔明使兵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

節度使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日并州大原也

日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而

舊史云遷戶部尚書乾元元年與子儀圍城

別州將軍潰淮李光弼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

東節度治太原持幾時通薊北龍等處皆安

法嚴整士不敢犯幾時通薊北龍等處皆安

史巢穴幾時通薊北龍等處皆安

平安史之亂也幾時通薊北龍等處皆安

西戀闕丹心破日辛毗值此喪亂兵露衣

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愁戎馬暗南國又云巫峽冷冷非世情

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江草日日喚愁生日草喚愁生言起歸

生兮不歸春草巫峽冷冷非世情巫一作春

絕非冷冷不斷世情疎也盤渦鷺浴底心性郭璞曰

賦盤渦谷轉日渦鳥禾切回水也鷺獨

樹花發自分明子美頗帶俠氣十年

戎馬暗南國日自安史亂後天下草草不

無道戎馬異域賓客老孤城日公本北人

域渭水秦山得見否一作川夢

關中甫之人今罷病虎縱橫日罷音疲

盜賊而未龍得歸也七哀詩季葉致亂起賊

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

春寒細雨出疎籬為新句雖

旅夜書懷日詩云名豈文章著官應

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詩獨夜不能寐星

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字負覺不同○日湧

王仲宣詩大名豈文章著慮切立也直官應

老病休有肺疾也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地外一作

歸鶴日詩云東西却渡船當是指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度船林中才有地峽外

絕無天稍平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故號為

頭雖有地仰虛白高人靜虛室生白宣卑

俗累牽如此日喧早驚雜貌以俗累之牽人者

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

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

漢愁緒日冥冥

遣愁鶴日詩云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

弟觀至自江陵矣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

望鄉臺

宋曰巫山有神女漸惜容顏老

不可無由弟妹來

首一悲哀

即事

鶴曰詩云未聞細柳散金甲當是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

雷填

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

魯璘隱嵩山

夫不廉行惡一日見璘垂釣問曰先生今日

長二三寸不受釣大夫者沮而歸

三寸者入貢三寸猶青

以未成熟其加大可知

長卿素有肺疾自比相如也西京雜記司馬

途阮籍幾時醒

金甲

賜斷秦州流濁涇

甲耀朝日云金

離無在秦州按通鑑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

覽物

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當是

元年夏在夔見巫峽蜀江而思華州也故詩又云憶在潼關詩興多

魯為掾吏趨三輔朱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掾趙曰公曾為

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漢志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掾言其有所負荷也

憶在潼關詩興多蘇曰王納曰吾憶在洛陽詩興甚多今若矣終日思

一二字無處下筆趙曰公華州所有詩即潼關之詩興矣新史志華陰有潼關又有嶽祠

及黃河夔曰潼徒紅切水名唐地理志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塞也**巫峽**

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鶴曰華胡化切師曰華嶽

黃河皆子美故鄉公今客中見巫峽蜀江遂想像有感故曰忽如瞻華嶽猶似見黃河

舟中得病移衾枕趙曰言其得病在雲安舟中而後衾枕於客居屋舍

下洞口經春長薜蘿宋曰謝靈運詩想見山下

日感時物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長**

詩夔曰巫蜀雖號形勝之地風土之惡不類中原幾時可以離此而去回首望之寫

曾懷而浩歌也

憶鄭南玘華曰玘音泚鶴曰鄭南當是

之似玉也故詩云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今日憶之當是在蜀作

鄭南伏毒寺趙曰寺名伏毒而在江心故以

在華州鄭南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由華觀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

此是**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珠一作玘**泉聲帶**

玉琴趙日言泉聲似風杉曾曙倚常切曉

也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茫

為龍蛇之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懷灞上游灞水在長安詩云懷望

濃停野騎江漢一歸舟則是

悵望東陵道長安東門外也平生灞上游

春濃停野騎夜宿故雲樓離別人誰在所與

既離別復誰在乎經過老自休十字語亦不

眼前今古意今古意流水日東流江漢一

歸舟日古詩天

江上日詩云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

州之域又後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日離

醫洞庭波永夜攬貂裘得用而貂裘弊勳業

頻看鏡日使信詠懷詩匣行藏獨倚樓

老也冷齋夜話謂此照甚有含蓄者也后山

詩話獨倚樓謂子美詩勳業頻看鏡時危思

報主衰謝不能休識詩故難遇

詩話

江漢病欲蘇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秋風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但評接句最善可

觀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不喜杜詩謂

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

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必其不

自憐長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宋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

心趙曰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迷

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

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感也

垂白一作廣德二年詩云垂白馮唐老

垂白馮唐老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

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前漢馮唐傳唐以孝著

老姊垂白師古曰言白髮下垂也清秋宋

玉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江喧長

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乃旦切無家

病不辭無家豈專以故鄉為家者乎甘從千

日醉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歸數日尚

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歸數日尚

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歸數日尚

醉其家以為死而葬之酒家計千日往告之
發冢方醒鬼神志恠集齊人田氏能為千日
酒飲過一斗醉未許七哀詩起於曹子建其

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痛而哀義
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
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
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
棄子之婦人孟陽之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
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
去難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

秋峽翁又云門巷落丹楓當是大曆二
年東屯作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已虎全生

狎楚童狎至稚暨且以自全○
乃所以全生也害衣裳垂素髮素髮曰秋興賦以垂
領門巷落丹楓曉霜杞葉丹常怪商山老

兼存翎贊功非無能無志○
趙王如意呂后恐乃用張良計迎四皓至上
大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從吾兒遊乎煩
公幸卒調護太子謂戚夫人曰我欲易
之彼四人者為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獨坐二首東當是夔州作又云水花寒
落岸山鳥暮過庭必在東屯作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希曰雙崖謂瞿塘

上詩三

雙崖壯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

此門 **玉** 自熟 **趙** 曰唐寧王有煖玉盃以爲飲器不煖而

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煖則 **充** 飢憶楚萍

孟子所謂七十非帛不暖也 **楚** 昭王渡江有一物大

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曰此萍實也 **胡**

剖而食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胡**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

奏胡笳賊又流涕獻款向曉復以之賊棄圍

去而 **白狗斜臨北** 中流兩面 **白狗峽** 蜀江

白石如狗形狀 **黃牛更在東** 縣北四十五里

周回五十里高三十一里盛弘之荆州記曰

黃牛山有重嶺疊起其最大高崖間有石色

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其狀分明此崖加

之江湍迂回行經信宿猶尚望見行者歌曰

朝發黃牛峽山下有廟曰洛川王土人云黃牛故今

也 **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

字有味 **應門試小童** 亦知行不逮

華莊子貢往見原憲憲 **覽鏡呈栢中丞** 日栢中丞大曆元年

苦恨耳多聾 **覽鏡呈栢中丞** 日栢中丞大曆元年

至夔嘗為栢作謝上表詩云膽銷豺虎
蜜淚入犬羊天蓋以吐蕃自廣德元年
至末秦元年
入寇故云

渭水流關內涑曰渭水入于河故終南在日

邊涑曰詩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

秦華終南之山則渭水終南周之名山

賦豺虎南者長安也日邊言帝部膽銷豺虎窟涑曰

肆虐早起起晚者淚入夫羊天起晚堪從事趙曰凡仕

可堪終事乎行遲矣那更行遲更覺仙覺者身輕步疾老而

覺為仙乎衰者而求憐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趙曰

東屯北嶮涑曰嶮衣檢切與嶮同

屯今詩云看松露滴身正其時依也又

云戰地有黃塵蓋是年吐蕃寇邠州靈

州靈州奏破吐蕃二萬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

未逢人未一作不步壑風吹面看松露

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息

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有歎公自註傳蜀官軍自圍普還

是大曆二年冬夔州作是年

吐蕃入寇京師兩戒嚴故云

壯心久零落趙曰魏武帝樂府曰白首寄人

間梁鴻曰白首猶天下兵常關江東客

未還自蜀歸皆可知其未還故國也窮猿號

雨雪窮猿曰晉書云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

蒼生豈重攀武德高祖年號趙曰追念祖宗之盛時也

言公之意蓋以太宗肅宗盛時則真觀何以不

高祖明皇遂遜位與之是時德宗以功兼尚書令為

天子已三年故有此句默寓高祖

明皇之事夢弼曰重諸用反再也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趙曰此夔州詩而

之北廣言之也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

勤切馮也猿捷長難見檻中非不巧捷

鷗輕故不還南越志渤海中有鷗隨潮上下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獨坐虛風物清當是江陵作天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歛洲渚出謝惠

連詩蕭條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表謝作恨朱

紱負平生書郎已賜緋矣今老而無所用於

也時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得所歸子羨鳥猶

客他鄉曾歸鳥之不茹乎

暮歸

秦川多鼓鞞當是大曆三年夔州

作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

城上屯戍擊柝以待暴客

客子入門月皎皎

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意彷徨幾無生誰家搗練風淒淒

淒淒風雨南度桂水闕舟楫

一名桂水北歸秦川多鼓鞞

師尚屯兵以防守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

看雲還杖藜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蓋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時作怪其習

俗之異而記之故

異俗吁可怪也其駭人乎此用其語斯人難

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代供字之理且烏蠻

鬼緝烏鬼亦可乎所捕自不相悖師曰沈存中筆談峽中入

謂鷓鴣為鳥鬼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捉出之

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說有曰鷓鴣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豬者見漫叟

詩話云川人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為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

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牙代龜則養字讀為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者見冷齋夜

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余嘗

細考其說沈供為鷓鴣者是也

詩話烏鬼之說有四焉或以為烏猪或以為烏野神或以為鷓鴣其說皆非也余按詩詞事略謂三峽荆楚間祀烏為

神所謂神鴉也况巫楚之人多信鬼有殺頓人而祭之者故子美有可怪難居之句

頓食黃魚口鮑曰按爾雅註鱸大魚似鱣而短在領下邪行無鱗內黃大者長

二 頓都困切食一次也 **補** 舊識難為態新知

已暗踈 世態深知漸熟漸厭未能遠舍其形容

治生且耕鑿 只有不關渠 **補** 此事不關渠

態也難與之態則甚薄矣楚辭曰樂莫樂兮新相知而至於已暗踈則其樂又可知故欲耕鑿耳不與

薄俗相關 **西歷青羗坂** 巫峽過青羗山坂 **南留白帝**

城於菟 侵客恨 **補** 曰左傳楚人謂虎為菟 **糶**

糶作人情 縱橫似家家如室尚有少意謂送者

則俚矣 **鄭** 曰拒救蜜餌有饑餒些 **注** 云糶

宋玉招魂云拒救蜜餌有饑餒些 **注** 云糶

以蜜和米煎作之瓦卜傳神語文曰巫俗擊瓦觀其

謂之畚田費火聲火一作耕水曰史記食貨傳

種田曰畚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畚是非何

其刀以木為柄刃勾曲謂之畚刀

處定高枕笑平生公自註頃歲自秦涉隴從

俗山也謂語自可第無上干涉一睡而已風

道憂鶴曰詩云亂離知又甚又云隋氏

年吐番陷京師時作代宗惟不受諫故

程元載輦又從而召亂太宗常博士柳伉

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

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故人紛紛乘白馬漢李憲傳憲餘黨屯

山揚州牧歐陽歙不能討廬江人陳衆為從

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降之人號白馬從事

又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

來景渴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

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攘攘看黃巾曰攘

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謡白

如兩切擾也言盜之多也後漢靈帝中平元

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二十六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
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

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夢遊日數色唯君最愛

清狂客作最醉一百遍相過意未闌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
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
穩不覺自長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
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梓亂離難自

救終是老湘潭

疾病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在至德二年自編

在還長安時作然詩中略不及遭亂而
病之意終云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
事長相見蓋傷為時輩所忽按公秋述
云秋社子卧病長安旅况多雨當時草
馬之客雨不來又云四十無位當是天
寶十三年與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

麟角鳳翥世莫識識世之祥亂世誰能識此物

麟角鳳翥喻王倚生非
其時故世人莫識之也煎膠續弦竒自見

日弦既絕矣。煎膠能續之，固無此理。王倚懷
 竒才能為人所不能，喻有續弦之巧，其竒自
 可見矣。按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
 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
 其上多麟鳳，數萬為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
 煎合作膠，名為續弦。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
 弓弩絕弦及斷折之金也。杜牧之詩：尚看王
 天^上鳳皇誰得髓。世間那有續弦膠。
 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世謂我看王生
 羨我初讀再且遇王生慰疇昔^希曰：檀弓
 讀皆不可曉。素
 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蘇曰：王子
 道^處餒凍亦多病，沈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
 不足為恥。色惡谷云：伏枕艱難遍，瘡癩三秋孰可忍^希

周禮疾醫皆有癘疾，又云秋時有寒熱，百日
 瘡寒疾，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寒熱百日
 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憂曰：胝，皮厚也。肉黃
 皮皴，命如綫^鶴曰：綫與線同。補註：皴，惟生哀
 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羨肴膳，遣人向市賒香
 粳^憂曰：粳，古行切。養喚婦出房，親自饌長
 安冬菹酸且綠^憂曰：菹，側魚。金城土酥靜
 如練^蘇曰：土酥，即今之蘆服也。其種蘭皋金
 呼為地酥，能解毒^鶴曰：金城，京兆府屬縣
 土酥，秦地所出，必是病中所須^憂曰：酥音
 蘇羊乳所為，兼求豕且割鮮^憂曰：豕，豕
 也。色白如練。

是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趙曰老
 社身在秦州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
 且求畜豕而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言王生曰
 非肴膳之美而何密沽斗酒諧終宴
 禮意無盡也古詩斗酒相故人人情味晚誰似
 娛樂曹植詩終宴不知疲故人情味晚誰似
 味一令我手脚輕欲旋辭戀切甫當晚年窮
 作義不得志故人親友皆相踈棄誰有情味之
 困不得如王生是以令甫歎喜而手脚輕欲旋
 厚得如王生是以令甫歎喜而手脚輕欲旋
 舞也老馬為駒揔不虛反他讀得詩別謂老馬
 後耳上下亦通有味○夢游曰詩老馬反為
 駒不顧其後昔幽王侮慢老成人如幼稚然
 昔聞此言今則信然其語總不虛也當時得
 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

無事長相見批此等創造亦合自然情懷傾
 寫正欲如此非併也○前曰甫

傷年老時輩所忽既傷交態刻薄
 末章遂美王生無事與長相見也

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鶴曰詩云騎
 馬忽憶少年

時散蹄迸落瞿塘
 石當是在夔州作

甫也諸侯老賓客蘇曰卜子夏見魯大夫曰
 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

思以弘仲尼之道賢大夫宜如罷酒酣歌
 何身謂遊謁於諸侯之門也

拓金戟夢信詩醉來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
 故褚曰許褚騎馬過新豐淚下不止客問其

首五十年事不覺淚下時散蹄迸落瞿塘石
 故褚曰許褚騎馬過新豐淚下不止客問其

散蹄迸落瞿塘石
 故褚曰許褚騎馬過新豐淚下不止客問其

故褚曰許褚騎馬過新豐淚下不止客問其

馬備曰曹子建白馬篇俯身散馬蹄及此**白帝**

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

遊韁紫絲為馬韁繩循牆而轉如電之疾也

東得平岡出天壁壁立齊乎天也

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凌紫陌鞞一作

向來皓首驚萬鞞垂下貌

人自倚紅顏能騎射發也

安知決臆追風足日

決臆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風也

朱汗驂驪猶噴玉趙曰朱汗即汗血也

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驪始散東城曲倏忽還

逢南陌頭穆天子傳王東遊于黃澤時人語

曰黃之澤其馬歎王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補注驂徒南切又音簞

不虞一蹶劉履曰歎玉按

枕非人所不能為也詩天命主當憂戚而病亦

况乃遲暮加煩促張茂先詩煩促每有

朋知來問腆我顏也

杖藜厚

朱汗驂驪猶噴玉

趙曰朱汗即汗血也

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驪始散東城曲倏忽還

逢南陌頭穆天子傳王東遊于黃澤時人語

曰黃之澤其馬歎王

補注驂徒南切又音簞

劉履曰歎玉按

非人所不能為也詩天命主當憂戚而病亦

張茂先詩煩促每有

也

厚

強起依僮僕夢彌曰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

別掃清谿曲夢彌曰謂諸公携酒相看酒肉

如山又一時夢彌曰左傳昭十二年有酒如

泗積者初筵哀絲動豪竹夢彌曰哀絲謂絲

也管共指西日不相負夢彌曰欲暮諸公須痛飲

不相假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馬來為問

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謝尚自爭健惟作

羈○夢彌曰謂如嵇康著養生論尚蒙誅戮

墜馬何足悲乎晉嵇康字叔夜好修養服食

乃著養生論後為鍾會所譖被誅

生年鵝冠子批謂世方尚武○死乃止故趙

武靈王以為冠以表武謝尚自爭健惟作

鵝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日表淑真隱傳曰

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

諛嘗師之後顯於趙鵝冠子懼其薦已遂與

謂絕夢彌曰吾免為巢由洗清溪耳歎世庶

皮翁夢彌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

泉人不能至也乃上其巔作真舍留止食芝

草飲神水且七十餘年菑水未出來下呼宗族

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

去復上閣後百眼復樂時暗耳從前月意

耳聾

朝曰詩云黃落驚山樹呼兒問

生年鵝冠子

批謂世方尚武○死乃止故趙

武靈王

以為冠以表武謝尚自爭健惟作

鵝冠子

者楚人隱居深山中日表淑真隱傳曰

為冠

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

諛嘗師

之後顯於趙鵝冠子懼其薦已遂與

謂絕

夢彌曰吾免為巢由洗清溪耳歎世庶

皮翁

夢彌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

泉人

不能至也乃上其巔作真舍留止食芝

草飲

神水且七十餘年菑水未出來下呼宗族

家室

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

去復

上閣後百眼復樂時暗耳從前月意

甚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
兒問朔風惟不見聞風聲

老病鶴曰詩云老病巫山裏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蓋是年春晚方自遷

雲安夔州今云巫山裏則尚在雲安也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

去年叢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

筆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為尚書工部郎故感而有詩句

猶作二飄蓬字一

懷古 古詩十三首 律詩五首

述古三首鶴曰詩云此詩傷賢者不得志

無良才當是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後作公時在梓州詩意主於任賢耳

赤驥頓長纓慶曰陸機赴洛詩頓轡倚巖

註頓猶舍也非無萬里姿慶曰馬曰行萬里悲鳴淚

至地為問馭者誰慶曰戰國策曰夫驥之

地白汗交流外阪迂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

而噴仰而鳴者何也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

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宋曰劉公幹詩

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

園集帝桐樹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

識定分進退固其宜退一作大臣以道事君可則

進否則奉身以退師曰昔良驥困於鹽車遇

萬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

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

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

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

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餒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中為市日於利競錐刀錐職追

哀自煎熬蘇曰左濟如致脂膏於烈火之上

喧喧不息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爾趙曰莊

明自煎以農入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蘇曰王陵

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

贏優而足恃注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朱曰贏音盈有餘也

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

舉之天子以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秦時任商鞅法

今如牛毛朱曰商君名鞅相秦十六年天資

社詩三

七

怨望者後滅商君之家師曰古者敦本而抑末末玄宗之時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為亂也舜舉十六相惟急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民安其業身尊而道高終享無為之治彼始皇任商鞅壞井田之制頭會箕斂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安能禁又之不可為亂乎甫意欲敦本抑末輕徭薄賦此天下可得而治也
趙曰東坡先生云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此詩言舜舉十六相與秦任法之事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

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希曰肅宗

李輔國而為其昏蔽故於父子之倫且有所虧則代宗之立正宜任賢相與經綸中興之

業所以為喻漢吾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耿賈

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

臺道曰崔融曰君不見耿賈輩扶顛起仆漢

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光武中興使國祚再求實自高帝有開其先也雖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與光武倘伴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一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南宮雲臺殆非韓彭蒯醢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

朱曰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老鶴萬里心

朱曰

舞鶴賦結長悲於萬里

昔時賢俊人

未遇猶視今

朱曰後之

視今猶今

蟄康不得死

一作且不死

朱曰

夜著養生論鍾會謂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天下以康為慮耳因譖康帝信之將刑東

市康索琴彈之曰吾孔明有知音

夢彌曰蜀志諸葛亮

傳亮字孔明徐庶見蜀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在駕顧之先

三往乃見亮凡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

霜雪幹歲久為枯林前十字反覆可念足達

不見用師曰龍雖蟄於冬至春則賴以沛霖

萬里奈已老何喻嵇康日暮途窮左右無一

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不幸耶

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庸所以傷才

昔者龐德公在未曾入州府襄陽者舊問

處士節獨苦作猶豈無濟時策策一術終竟畏

羅罟一作終歲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朱

詩曰淮南子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是也舉家

隱廐門劉表焉得取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侯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久而得其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所保也。因釋耕於隴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以廟名山。**憂**曰。此諷時君之不可棲托也。甫奮身於拾遺。以論房琯不宜罷相。其意亦欲濟時。奈何觸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畧羅者也。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蘇**曰。墨子未觀其

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通**曰。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

陶集中如飲酒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頗恨枯槁乎。達

生豈是足。**憂**曰。達生者。謂陶潛不為五斗

生。有達生篇。默識蓋不早。**憂**曰。語。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憂**曰。按陶集有責子詩。雖有五

進。孟中物。又有命子詩。夙興夜寐。賴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此子美謂掛懷抱者。此

也。**黃庭堅**曰。公嘗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

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爲譏病。淵明所謂癡兒前

恨。說夢也。或曰。甫謂陶潛非達道之士。以其詩

求足昔人有一寧有云若以為足今不當足矣以為

不足萬一寧有足耶甫自傷默識此理不早

故有今日飄蕩之意然亦有

子以主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賀公雅吳語虞翻曰賀公謂知章吳人也世

既出人間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

起歸在位常清狂宋曰武五子傳清狂不惠

又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上疏

清徐而心不惠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上疏

乞骸骨蘇曰賈亮疏乞骸骨三上黃冠歸故

鄉蒼奇曰禮記郊特牲曰爽氣不可致夢弼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冲叅軍嘗從冲行冲曰

卿在府日久比當料理徽之不答直高視以

手板拄頰曰西山斯人今則亡魯曰語顏淵

朝來致有爽氣耳山陰一茅宇夢弼曰山陰

還鄉里無幾壽終山陰一茅宇夢弼曰山陰

稽之北江海日凄凉宋曰知章專明皇為秘

故名外監晚節尤誕放請為道士歸鄉里以

宅為千秋觀表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有

詔賜鏡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修補曰短當作短

有詩曰不才明主棄玄宗怒曰子不求仕朕

長夜謂死也三齊略記審戚擊牛角歌曰生

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厭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鮑照

曼曼何時旦

謝眺蘇曰江惣詩詞氣凌鮑謝筆跡踵二王
 史柄云足下新詩往往氣凌鮑謝趙曰往往
 者忽忽如也鶴曰舊史孟浩然隱鹿門山以
 往往見歎譽鶴曰舊史孟浩然隱鹿門山以
 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
 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浩然
 嘗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清江空舊魚一作
 謝此詩蓋公全用其兩句也趙曰浩然嘗有
 舊魚春雨餘甘蔗批近禪○趙曰浩然嘗有
 美魚春雨餘甘蔗批近禪○趙曰浩然嘗有
 頭鮑今言清江之內空有舊魚而人不見趙
 全高此二句想見其魚釣灌藝之舊餘跡也
 浦甘蔗本草註葉似荻高丈許取莖竿其
 汁為糖每望東南雲蘇曰梁瑄不歸第環每見
 沙糖每望東南雲蘇曰梁瑄不歸第環每見
 之令入幾悲吒夢曰叱陟駕切怒也正作
 令入幾悲吒夢曰叱陟駕切怒也正作

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趙曰浩然襄陽人襄在
 秦州之東南公思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
 耳

憶昔二首

鶴曰詩云犬戎直來坐御床
 年吐番陷京師代宗幸陝當是作於
 廣德二年故願見北地傳介子之句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

夢曰
 先皇

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靈武乃
 朔方郡帝以兵巡朔方稍振士氣遂入收咸
 陽咸陽西京也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
 後漢靈帝末京郡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
 乘萬騎上北芒陰山驕子汗血馬宋曰史胡者天之
 馬陰山在遼東外西千餘里趙曰驕子指言
 回紇也至德二載廣平王俶為兵馬元帥郭

子儀副之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長驅東

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慶緒時

廣平王之兵戰于滏慶緒敗績也鄴城反覆不足怪慶緒

水而慶緒敗績也慶緒敗績奔河北明年乾元

音業今相州也復會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

成安府此反覆何足怪也或謂胡走藏者

山也鄴中反覆者史思明未服也珠不知當

已為慶緒所殺矣關中小兒壞紀綱

中其後專權則私判臆處此敗國家之紀綱曰關

乃可張后不樂上為忙慶緒曰張后肅宗皇

子時也按張后能牢寵于豫政事後與李輔

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害太子皆后之惡故

太子即位是為代宗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

思補四方也慶緒曰思息史切

即位內平張后越王我昔近侍叨奉引

之難外經營河朔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

謁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

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宋曰往在詩云我昔

忝近侍時代宗享郊廟也此詩亦言代宗

時事然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官也出

兵整肅不可當慶緒曰謂代宗出為元帥

留猛士守未央趙曰守未央東坡以子儀有此

猶留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致使岐

雍防西羌慶緒曰雍於蕃入寇陷廊州而岐

社詩三 五 六

雍之問防犬戎直來坐御床慶弼曰犬戎即

年吐蕃百官跣足隨天王慶弼曰跣息展切

謂隨帝出奔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

書郎批出於曾臆聲氣自異兩語自佳但前

年遣傅介子遂斬其首馳傳詣闕懸之北關封為

義陽侯甫嘗為工部尚書貪外郎犬戎之難

甫欲得將如傅介子以討平之而甫文士年

已衰老想不為朝廷用所謂儒冠多誤身者

此也木蘭行云欲與水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全一作前修可曰鮑明遠

小邑猶藏萬家室慶弼曰玄宗開元初用張

萬家戶口充實稻米流脂粟米白慶弼曰謂

號為太平也人食脫米

糟糠也其與厥公私倉廩俱豐實承平日久四

郊無虞居人滿野桑麻九州道路無豺虎日

時不開遠門外西行亘地里萬餘路不拾遺行

者不費糧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蘇曰王融詩

澄清九州牧道盜賊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

而後出言道路無阻隔所至皆通達不必擇日

行齊紈魯縞車班班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

編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慶符

社詩三

五

出厚繒商販不絕也男耕女桑不相失

日統素也饒曰山東

日前漢志齊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

日統素也饒曰山東

不失其也宮中聖人奏雲門大呂舞雲門以樂歌

天神補注曰謂以禮樂名為天下朋友皆膠漆補注曰後漢陳

重雷補注好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歐曰以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信義相交也補注曰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補注曰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令當是時禮樂律令修豈聞一綃直萬錢補注曰

明開元之治幾於三代補注曰千至開元子美言萬

河平元年綃每端直八千至開元子美言萬

錢其凶荒不言可知補注曰綃直萬錢非指開

元而所言蓋自天寶已來物價暴有田種穀今

貴公所以傷不如開元之盛也補注曰綃直萬錢非指開

流血補注曰謂前日種穀之地今鞠而洛陽

為戰場也揚子川谷流人之血而洛陽

宮殿燒焚盡補注曰安史之亂民困於役而不

盡補注曰曹植詩洛陽宗廟新除狐兔穴補注曰

何寂寞宮室盡焚燒補注曰安史之亂民困於役而不

曰謂宗廟失守狐兔成羣也張孟陽七哀詩

不復傷心不忍問者舊復恐初從亂離說補注曰

駐馬傷心之父復復恐初從亂離說補注曰

不復更問者舊復復恐初從亂離說補注曰

其言不欲也小臣魯鈍無所能補注曰鈍徒困

碩魯信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

血江漢長表疾補注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之

業周道復興補注曰未嘗一言話之間少忘

其君足見甫之忠勤詩人無能及之蓋謂是

其君足見甫之忠勤詩人無能及之蓋謂是

其君足見甫之忠勤詩人無能及之蓋謂是

其君足見甫之忠勤詩人無能及之蓋謂是

壯詩三

五

八

書堂石柱及青苔悲風為我起激冽傷雄材

宋曰古詩長歌正激冽唐書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俊詣闕上書則天子召見奇其

對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子昂勤后與明堂大學而史臣譏其以王者之

事勉女主故卒為訕侮而不用也師曰子昂遭時無明聖之君故其才不得展甫雖傷之

亦自傷也

陳拾遺故宅

鶴曰故宅當於書堂不遠亦在山間故詩云悠揚荒

山日慘澹故園煙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有云羣公愛禰之

之俊留在京師詩又云同遊英俊人者亦寓意其祖在同遊之列特不乘輔佐

耳之權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屋一作宅蘇曰鄰

青眉粉黛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

所貴者聖賢

朱曰按子昂勸后與明堂大學及條上利便三事莫非賢聖之

并務具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夢弼曰子昂初為感

遇詩三十八章其才可以繼屈平之離騷周詩之二雅雖當時哲匠著為詩者莫與之比

肩唐本傳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雅初為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

必為海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

夢弼曰子昂蜀人也

生於揚雄司馬相如之後時雖不同其名與日月爭輝固不減於揚馬也揚馬亦蜀人故

甫言及子昂之平昔歟荀子同遊英俊人多

秉輔佐權

融曰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彦

昭超玉價

然超一作趙趙曰趙彥昭以權幸

郭振起通泉

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到今素

壁滑

曰素壁流方生灑翰銀鈎連勢曰索靖書

鈎漂若驚鴻作尉其邑而彥昭與元振嘗同

為太學生故宜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

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文曰傳言子昂死有

之序盛行于代師曰時同遊之士多秉輔佐

之權獨子昂官不甚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

公墨迹存焉以此堂經久必壞不足以傳後

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

覽者得以觀子昂之蘊矣

過郭代公故宅

字顯曰郭震字元振以

公魏州貴鄉人也宅在宣陽里而未嘗

至魏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而言寶

應元年十一月自洪池館皆疏鑿

故詩云我行得遺跡公卿跌宕文史略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公卿跌宕文史略

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

森噴薄相激盪曰噴薄趙曰先天二年郭元

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

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

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磊落見異人豈

伊常情度

度曰度徒各切自昔豪雋之士

盜不檢如代公郭元振作尉通泉任俠使氣

其放蕩若此及一且為相忠直之氣噴薄雲

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

按新書明皇

振獨領軍扈從事定宿中書十四日功封

先天二年凡八年而末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

或者又謂明皇與劉幽求平韋庶人之亂此

以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夢曰是

玄宗既得親傳元振所以成睿宗顧託在指揮

羣公見慙色

夢曰玄宗之平亂也請

懷貞皆從逆獨元振總兵王室無削弱夢曰當

時王室安而不迫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夢

曰玄宗盡元振夢我行得遺迹一作址曰池

像於凌煙閣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夢曰

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夢曰

行顧步成可權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

高詠寶劍篇定功曰元振寶劍夢云君不見

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

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嘆奇絕瑠璃玉匣

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

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

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人角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
埋泥無所用猶能夜夜寶劍篇后嘉歎詔示學
索所為文章元振上寶劍篇后嘉歎詔示學
士李嶠等宜乎甫**神交付冥漠**修可曰潘安
服膺而高誅之也
謀曰心照神交惟我與子**夢弼**曰甫與元振
道同志合故云神交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
候曰正噩思覺喜懼
此六夢者神所交也

詠懷古跡三首

同作五首二首見陵廟
門鶴曰詩詠三峽五溪

與宋王之宅昭君之墓先主孔明之廟
而懷其人當是大歷元年至夔州後作

支離東北風塵際

注曰莊子人問此支離貌

曰徐懿老年病体支離漂泊萬里又值西北
風塵趙曰言祿山之亂時在賊也甫之在賊

或往河陽或趨行在老居秦亭或漂泊西南
居同谷是為支離東北風塵也

天地間宋曰漂泊言無定止夢弼曰謂流三

峽樓臺淹日月宋曰三峽謂瞿塘巫山黃牛

游則已峽巫峽此三峽也鶴曰峽程記云三

峽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唐灩澦

燕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何王趙之

未思也此云三峽蓋指巫山為第三峽非兼

明月廣澤而此下篇謂五溪衣服共雲山宋

蜀主幸三峽亦此義也
五溪蠻夷所居馬援所征之地衣服言異制
也共雲山言與之雜處也夢符曰按後漢武

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注酈道元註
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無溪

辰溪悉蠻夷所居皆槃羯胡爭主終無賴宋

甄之子孫也今辰州界

祿山負恩也無詞客哀時且未還夢日甫

也賴言無所倚賴詞客哀時且未還感時自傷

更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周書

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略云壯士不還寒風

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一作為主日宋玉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風流儒雅亦吾師日

衰又曰竊獨悲此凜秋風流儒雅亦可

江摠曰宋玉不惟文章巨絕風流儒雅自可

鄰公至此作悵望千秋一灑淚謝靈運詩

蕭條異代不同時林賦恨不與之同時上江

山故宅空文藻日哀江南賦誅茅宋王之

宅故雲雨荒臺豈夢思賦陽臺託興以言夢

也甫言荒臺之雲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

點到今疑神女之事也日此言楚之

所謂高唐觀朝雲廟者無有矣後

人亦疑其當時之無亦未可知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批起得

而日歸州有昭君村下有香溪俗傳因昭君

王嬙字昭君一去紫臺連朔漠日江淹

南郡秭歸人故曰香溪恨賦明妃去

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遙風忽起

白日西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子兮何

期終蕪荒於異域呂曰紫獨留青塚向黃昏

臺宮名雪賦朔漢飛沙呂曰紫獨留青塚向黃昏

謂達曰昭君墓也田曰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

獨青前代詞人多作歌詩以弔之度而此塚

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望畫圖省識春風

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卷詩曰漢元帝宮人頗

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

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

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千

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

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怨一作愁

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

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度符曰釋名推

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因以為名

公安縣懷古魯曰吳大帝推蜀先主為

居此城時人號備為左公故名其城曰

公安備曰詩云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

野曠呂蒙營朱曰吳將呂蒙營於公安鄭曰

陵侯居此江深劉備城度曰劉備為

地故曰營江深劉備城度曰劉備為

催日短朱曰邵平客居多事值風浪與雲平

批語有氣格過公安時景耳灑落君臣契

葛曰言先主與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

長嘯一含情

登長嘯而返

過宋真外之問舊莊

龍中再轉考功負外郎之問之居雖在

魏州而莊在首陽枉道祇從入當是開

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二三年公在河南

時作舊史宋之問傳中宗增置修文館

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

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又之問有送審言

詩有卧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之句審

言死之問又有景龍二年祭文公與之

有世契宜過其莊而問者舊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

南府魏與河南為

鄰故宋有別墅在焉

入吟詩許更過

之謂之問往矣一任作詩過

况能以知

補註

淹留問者老寂寞向山河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

多

將軍漢光武以此多之

將軍有勇力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

將軍初不曾

為金吾也

古跡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石筍行 田 城西曰杜光庭石筍記云成都子

幾百五十九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

余圍八九尺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

筍曰蜀妃闕曰沈犀石門皆非也圖經云

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

石筍街乃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或以

金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又云蜀之城以

壘方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筍在衙西門外僅

定無所偏邪今按石筍在衙西門外僅

一百五十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北筍長

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筍蓋公孫

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筍 補 曰此篇作於

上元元年是年李輔國離間二宮擅權

之跡甚彰故因賦石筍而指譏輔國也

李輔國離間二宮而作按通鑑上元元年

此詩云蒙蔽媚悅其事隱而彰終云安

得壯士擲之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蓋恨

去輔國輩之不速率為盜殺猶不顯誅

惜之可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 陌

鶴 曰成都府舊為益州躡祖尊切 宋 曰成都

記石筍城西門百餘步亦呼為石筍隅落相

隅西南數步不對各折為五六段相續以立

不直此蓋古來相傳是海眼 來 苔蘚蝕盡

正東西也 波 濤痕 夏 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

夏雨

石筍

水

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側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筍天地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雨多往濫四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

往得瑟瑟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素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推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或有小珠或青如粟者**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

昔時卿相墓一作冢**立石為表今仍存**蜀王本紀武都文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表

其墓華陽國志曰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笋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于相號開明帝開明下為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立大石長三丈重萬鈞以為墓識今石笋是也**惜哉俗態好蒙蔽**

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迂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

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詩

安得壯士擲天外得壯士駐奔義**使人**

不疑見本根至尊第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

其事某事之牽合譬喻也○**蒙蔽**致有此詩譏

杜詩

六

末年之禍然其誣辭謬語君子所當致察石
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駿奔以祭之謂
有神靈以厭水災儻非社甫高識明其不然
欲得壯士擲棄天外使人見其本根不至疑
惑幾何不淪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
向俾玄宗有社甫之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
裔則天寶之禍庶其息矣或曰此詩作於上
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
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
而譏輔國也趙曰此八句正以專指李輔國
坐看傾危受厚恩言輔國之寵幸也舊註却
云是時林甫國忠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是
石犀行鶴曰李冰作石犀以厭水災而
故作是詩然意亦有所寓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宋曰

五今云三犀牛未詳夢弼曰甫止言三犀豈
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
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
南命曰犀牛里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
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
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
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自古雖
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迄今蒙福自古雖
有厭勝法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
五行氣運有相勝之道故天生江水向東流
即其所相尅勝者以厭之補註
向一作須宋曰莫愁歌河中之水向蜀人矜
東流補註江源發於岷山東入於海蜀人矜
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宋曰按圖經秦
大城西又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今有
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今有

龜化橋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子城南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附龜蓋以順江山之勢正即為耕矣乃作此今年灌口損戶口灌口一作灌注樓而定南北焉

夏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鎮鎮西有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鎮鎮西有玉女祠

謂天關也古所此事或恐為神羞刻石犀以厭水精立石人與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泛溢李尋謂王道正則百川理豈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冰與江神要誓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羞此必不然之謂也書武成無作神羞編曰今年水損戶口所以為李冰之蓋按舊史帝紀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墻宇多壞麤魚道中今年乃

是上元二年秋故下云終藉隄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終藉隄防出

眾力終藉一高擁木石當清秋補註木石乃

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補註日厥

怪之事為不足憑故水終有時而為害隄防者正道故終藉人力以為隄防也嗟爾

三犀不經濟補註三犀不能厭水災缺訛只

與長江逝趙曰此公之寓意於三犀指廟堂

現李揆第五琦同平章事未幾以乘去補註李

屏之英靈亦隨流水而往故缺害不完訛補註奸

難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補註日瘵

側界切謂元氣之調惟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無洪濤之災矣晉李華海賦

杜詩三

七

首在帝嬀巨唐之代文網倬備安得壯士提

為彫為察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安得壯士提

天網再平水土犀奔茫宋曰陳蕃傳志清天

土前曰玄宗時用李林甫揚國忠為政致育

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

黜之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結

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為

寒風所破歌曰安得壯士挽天河下

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網

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網

凡此皆合不疑見本根

石鏡宋曰成都記為武都山精化為女子

鏡之取武都山土築為冢蓋地數畝以石

鏡表其門鶴曰蜀王妃物故蜀

王遣五丁於武都擔土為冢蓋地數畝

高七丈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澈

地特起四絕高三丈有新都縣麗元山平

然味詩意蓋表冢者為是又唐志合州

有石鏡縣而此當以成都記為定上元

蜀王將此鏡送死至空山至一真寔憐香骨

補文曰謝惠連祭古提携近玉顏眾妃無復歎

夢曰言昔日專寵眾妃千騎亦虛還夢彌

送葬之騎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夢彌

也補按集有詩云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唇是

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中
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

琴臺

益部者舊傳云少城中竿橋下有
琴臺十道志云果州左濱西漢水叢薄
蔚然名相如琴臺九域志果州有相如
故宅而於成都亦云豈果州所載者乃
隋蜀王所增者此詩當是上元二年在

成都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長卿成都人有消
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
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
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
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酒肆人間世
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

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乃之臨邛賣琴臺日暮

雲

長卿懷抱俯仰見之○宋曰成都記琴
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相號海安寺梁
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魏伐蜀下
營於此掘為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
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

傷不見

野花留寶曆

也言花之容如留其臉
其人也

趙

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歸鳳求皇意寥
趙曰言草之色如見其裙也

寥不復聞

寥不復聞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
求其皇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日升斯堂
有艷淑女在此房室邇從遐愁我腸何緣交

頸為鴛鴦又歌曰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
尾求為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
誰雙羽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蘇曰
何遜聽琴畢謂客曰吾恐伯牙絕絃之後此
日意寥寥世不復聞今
日何期再洗吾耳也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三



